

集部

明文衡卷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辨

洛書辨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不

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説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

九疇則禹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

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

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黒白而縱横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叅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徳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

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

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

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倫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

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所為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

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法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取直

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刋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

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

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啓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

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啟蒙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

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

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詩辨

王紳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同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

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脩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謡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為萬世之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為也奈乎秦熖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

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蔵者未免於脱畧先儒因其舛謬脱畧復從而訂定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其闕者或偽為以補之或取其已删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為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删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徳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為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閭

門祓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賔客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則其温厚和平之氣皆能感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删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竪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閨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祓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饗之賔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

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蓋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删者又必甚於是邪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据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為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尚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

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襃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既為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為尤甚矣夫聖人教之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迺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為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雖有

儀秦之辨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夷齊十辨　　王直

一辨夷齊不死於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濵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

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

謹按論語第七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

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為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

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葢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於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溢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為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弒君孔子取之葢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歟或

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彰彰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謂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

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桓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為隣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周粟而後隱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絶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

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於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絶故後稱之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跡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稱邪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

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為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己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内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

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於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予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為强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

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徳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哲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為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侚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折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畧孟子雖不言叔齊而言伯夷甚詳若并

取証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濵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蓋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是纔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已免喪否與厄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

彼歸此如同時然身喪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
而恐以父死不葬責他人歟嗚呼此必無之事也夫遷
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為未嘗見孟子歟則
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自言嘗讀之而屢嘆矣
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
節故欲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
於紂也夫事不惟其實所不合已意則削之千載而下
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

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也然伯夷德齒昔縱與太公同而後來年齡豈必與太公等吾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歟中年歟末年歟不可考也而遷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

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禮賢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然後曰太顛閎

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曰崇侯

譖西伯於紂囚於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

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

自此每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

凡七上去夷齊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槩書文王五

十年之事稍稍排布歲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末之

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後姑少計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不必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方至文王已卒道遇武王以木主爲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當爲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乎若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日甫逹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

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爲大老出處素
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刄
將及之中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
有一語之可信乎觀其摹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
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之狀殆如狂夫出鬬羣小號
呶而迂怪儒生姓名莫辨攘臂其間陳說勸止嗟乎殆
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
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

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使其有之孔子不言孟子言之矣子若以孔孟之說折遷遷未必屈

服惟傳自言之紀自破之其他卷猶曰破碎不全不盡出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安居半及書武王則安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優於傳也蓋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值文王之死也及文王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王克

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齊而孟子又不言叔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者為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爾夫理至於一是而止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為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夫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

叩馬恥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見二子可師乃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妾人鬬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比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從語孟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為此何也曰

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詩經夫子所删尚莫知各篇為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必夷齊也夷齊嘗餓於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

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夷齊死矣悲哉此臨絶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

歸之於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為殂卒之殂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滅社何處不有乎然則世必有遭罹荼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也此在孔孟之間豈亦非歟曰非也武成之後武王歳月無幾散財發粟釋

因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
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强暴
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
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
後為快乎況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
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
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
於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

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況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哀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來哲又以為然否

明文衡卷十四

明文衡卷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辨

桂林志辯疑三事

陳璉

大凡事之有疑者不可以不辯苟辯之而不折以理則所疑終不能釋桂林俗傳可疑者非一今特舉其著者而辯之餘可類推也

予聞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祖張良韓信等廟莫究所以及觀建武志邕州亦有高祖祠云馬伏波征蠻酋長請降願朝漢天子於是立高帝祠以祭之又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以淫祠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俾免一時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以其所言近理彼溺於淫祀者尚當省哉

右淫祠

洪武戊寅冬殛偕桂林府照磨臨洮馬可俊如京師舟下清湘數十里有沉香名潭潭在石崖下有枯木横置崖上相傳沉香言有神物呵護人不敢取取則致禍予既蓄疑未得其實因停舟崖前命可俊射之疊發數矢偶落其一片拾而視之甚輕紋理如桂木爇之則不香始知其為偽也桂林大墟下石崖上有一木亦云沉香後為人竊去皆此類也去沉香潭不遠有一石函謂諸葛武侯藏兵書於石崖上殊不知武侯平生出師未嘗

至此又其所著書盛傳於世人莫不知其肯為詭秘之事哉此特好事者為之耳璉既辯沉香之偽因及此以釋世人之惑

右偽香

桂城伏波山下有一洞名還珠相傳前代有一漁者由洞口行數百步深入漸明朗見一物狀如犬瞑目而睡前有一珠甚光瑩因急懷歸官府尋知之意其為異物亟命還之漁人復至故所此物睡猶未醒故世傳為還

珠洞或云漢馬伏波征交趾回載薏苡珠經此因得名至今未有定論然宋人題此洞有云凜凜威聲震百蠻背將稛載溷溪山無人為起文淵問端的珠還薏苡還以此觀之伏波之事無疑彼漁人之説涉於怪誕奚足信哉

右還珠洞

周正辯

周洪謨

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歳首今之歴是

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長子之為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

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寛輩則

又遠宗漢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説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叅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

易臨卦辭至於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

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於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所謂至於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説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冡周書亦謂湯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舜亦以建寅為正未

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泰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人改時與月可謂謬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

之日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近世汪氏謂以唐歷遡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惑於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必撿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時與月也曰何以明之曰於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信聖

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季冬為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書為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豳

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歷數之紀三代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歲事將改亦猶堯典稱

冬為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

以云二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歷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通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即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

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

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奥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謂

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

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别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

之師屬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冡宰懸治象小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況冡宰懸治象者浹日斂之則不過旬日而即斂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冡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為阱擭溝瀆秋令塞阱杜擭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禮為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

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

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原書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

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歷數仍以寅月為首商不改夏之歷數周不改商之歷數魯不改周之歷數春秋不改魯之歷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

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

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為霖葢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於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者固爲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爲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葢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爲異故書曰大猶洪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爲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和則爲霜雪雨露不和則爲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爲異況秋與春安得不爲異乎

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有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

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令當廟薦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淩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木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

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木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木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説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

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刈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隷之後安保其傳録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

四年秋蒐于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

熟南方早而北方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説則周歷之紀皆夏時矣而

夫子又何必告顔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歴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顔子者不以歴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歴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歴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於太祖按晉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西漢書注文頴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顔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歴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呉淵頴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

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奥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

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頴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頴反取其説而詆蔡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璽辯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辯驗以為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為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

六面正方螭紐李斯篆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隷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懐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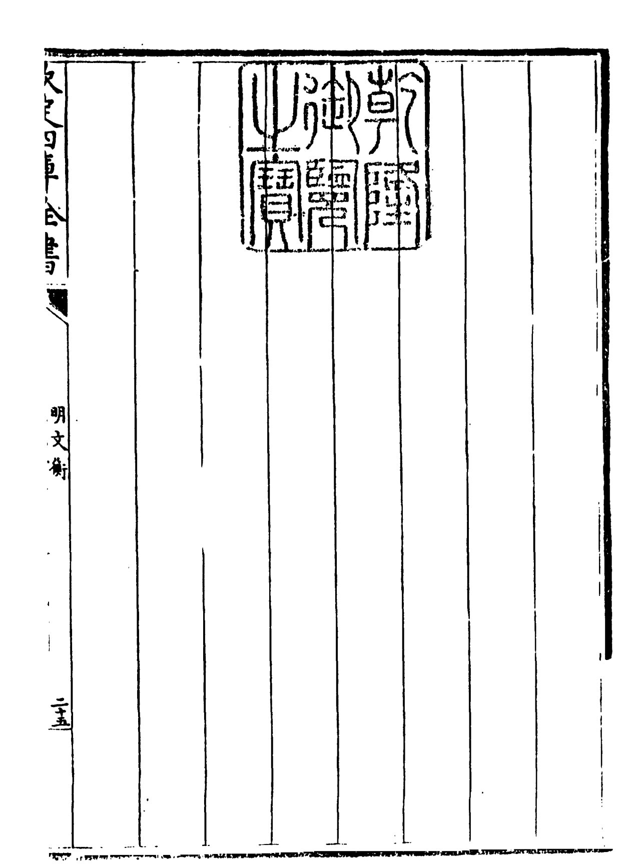
璽懐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之徒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紿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紿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

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于後唐然後唐之末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黄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為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

焚今璽先帝所為羣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于火也已灼然著於人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為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為祥符秦璽號年為元符既紹述其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考真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為國

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為秦璽而其短世絶傳何有于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為未足而復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于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賛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為三

已而悉為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既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于蔡州幽蘭軒又為煨燼然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真為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猶以之藉口歟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絶也其亦無如之何而為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明文衡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張和

明文衡卷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原

文原　宋　濂

余諱人以文詞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予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

之弟栢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竒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

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燦然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彛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動作食息之儀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

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言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聽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

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

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魂𩡛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餘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極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

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内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

柬之謂緩旨趨不趍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揹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涸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㛢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智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鶂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

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

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屈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紛

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清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惟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

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

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旟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

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

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藉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别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隂陽之妙理者誠

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原諫　　　　　　　　　　　　王禕

人君之職莫急於納諫人臣之職莫先於進諫納諫難矣而進諫為尤難進諫之道有二曰諷諫曰直諫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是故引義託物從容開譬不動聲色而其說已行悟主意於片言置君德於無過者諷諫之謂也危言切論衝鯁骨批逆鱗正色而不阿犯顏而不忌必究其說乃已雖殺身而不顧者直諫之謂也禮

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不以謂諷諫以悟主將君臣兩全其美名直諫以匡君則君或至於遂非臣或至於蹈禍是君蒙拒諫之惡而臣獲盡忠之害也故曰人君之納諫為難而人臣之進諫尤難進諫之道諷諫固難而直諫又難也雖然為人臣而事明君諷諫直諫葢無施不可不足為難也茍事暗主而用直諫則鮮有不及其身而況於諷諫其將若之何於是二者之諫均為難矣嗚呼唐虞三代逺矣近而論之漢唐之世號能納諫者莫

文帝太宗為盛矣文帝寛仁盡下羣臣雖切諫常假借納用之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所謂諷諫也及賈誼論時事則流涕痛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措人㬎為說所謂直諫也而文帝皆容受之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臣下而使之言如魏徵之言昭陵王珪之論廬江所謂諷諫也及徵疏十漸極陳時政得失祖孝孫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所謂直諫也而太宗靡不優納焉是則以直諫諷諫施之賢君固無乎不可也

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言石顯於元帝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王嘉鄭崇言董賢於哀帝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於靈帝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於高宗張柬之輩言韋氏於中宗孟昭圖言田令孜於僖宗然皆不免於殺身是事暗君固無事於諷諫而因直諫以陷禍亦理之所必至矣嗚呼知無不諫而諫之以直者人臣之分也傷於直而蹈禍不測使其君蒙拒諫之惡而已獲盡忠之害者非人臣之得已也自古無道之君

其過行非一端也而莫甚於拒諫言而殺諫臣拒一諫言殺一諫臣其事若未害也而家國之敗亡輒不旋踵殆如燭照而龜卜不亦深可戒哉和陽王先生夙有大志負氣節而敢言者也今擢居諫諍之職士大夫咸曰先生遇明主諷諫直諫將無施而不可矣金華王禕辱與先生游因原夫諫之所為難者為文以贈之嗚呼言其所為難則其所以不難者固有望於先生也夫

原治　　梁寅

昔之君臨天下而名以時異者曰皇帝王霸皇之世制
作之未有無為而民化者也帝之世昉有制作而民猶
易於化者也王之世制作之大備化天下而曲盡其道
者也霸之世任情制作以知術而馭天下者也君子之
論治者曰帝世不可及矣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法
三代以為治者皆茍道也嗚呼斯言者誠不易之論也
自成周而下主與臣之論王霸者紛紛然而異或曰宜
遵王或曰宜從霸或曰宜雜用王霸遵於王其圖之也

順而易其為效也大而久從於霸其圖之也逆而難其為效也小而近在人主所尚何如爾若曰雜用王霸王何可以雜雜即霸而已矣夫帝之不可及而王可及何也風氣之益殊猶時之春而為夏夏而為秋秋而為冬也人心之滋偽猶蓬茨之居易而為斵礱丹雘也樸渾之器易而為雕鏤金玉也聖哲之君不常出猶山之為童而木之百尋十圍者罕見也土之壤變而穀之一莖九穗者稀有也此帝世之所以不可及也若三代之君

其以戰攻而創業與後世同也賴左右匡賛之臣與後世同也孜孜於禮樂刑政之施與後世同也繼嗣之君或賢或不賢其不賢者得人以輔之則治不得人則亂且亡與後世同也其異於後世者彼興王之君佐命之臣所好所趨理之公也所惡所背欲之私也王與霸之判如金之異於錫玉之異於石然王道可以學而至學而至則治亦可及矣若曰雜於霸則理欲之辨即邪正之辨也悖於理則流於欲矣戾於正則歸於邪矣或曰

導於王而業不就治不遂者若之何曰王道之當務如饑之於粱肉食之則其腹必充其體必肥彼食而不充不肥者抱疾之人爾舍粱肉之美而謂他物可充且肥者口之爽而失其味之正者爾彼圖王而不成非王之不可圖圖之而失其道者也故行仁義而敗者徐偃也用周官之法而亡者王莽也慕古車戰之法而喪師者房琯也因周官之說而行新法以亂天下者王安石也其若是者由泥古之迹非古之道也使徐偃而守侯度

何以敗王莽而徇臣義何以亡房琯而出師以律何以
亾王安石而用正不用邪何以亂故人之疾而癯非梁
肉之害之也治之慕古而亂且亡非王道之誤之也或
曰後世亦有用霸而治且久者漢唐是也曰漢之久以
風俗之近古而又多賢明之主也唐之久以太宗安民
功大而治法之備也若其治之不及三代則亦霸之敝
爾然則必王道之用刑無藉於嚴乎兵無藉於强乎曰
王者之刑非不欲嚴也其有所嚴也則亦有所寬也寬

也者仁之施也嚴也者義之斷也王者之兵非不欲强也其時而强也則亦時而弱也弱也者仁之術也强也者義之形也刑之以仁為寛以義為嚴故梁武之慈悲不殺非仁之寛也漢武之峻法密網非義之嚴也兵之以仁為弱以義為强故宋高宗之乞和金人非仁之弱也隋煬之遠征高麗非義之强也且世主之敝刑或誤於申韓兵或局於孫吳申韓之刑以慘礉為嚴孫吳之兵以變詐為强是皆戾於仁義者為人臣者若之何以

是而進之其君也善乎孟軻氏之言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又曰仁者無敵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嗚呼稽之六經折之孔子以論天下之治莫如孟軻氏而或乃以為迂則凡學孔子者孰非迂也王道者必若何而無倣乎曰本之以二南之化輔之以周官之法君相修於上百職勤於下因乎時之宜順乎民之心公以滅其私實以稱其名其於復三代之治猶乘輕車趨夷途其至於所至也亦宜矣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王叔英

人之生或貴或賤或富或貧或壽或夭其貴之等則有為公為侯為卿大夫為士者焉其賤之等則有為農為工為商賈為奴隸者焉其富之等則有百金千金萬金以至於貨利無算者焉其貧之等則有無一歲之蓄一月之蓄一朝之蓄者焉其壽之等則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九十百年者焉其夭之等則有四三十年二一十年與不滿十年及一歲者焉是其故何哉蓋有命焉非

人之所能為也命者何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夫貴者得乎氣之崇高者也賤者得乎氣之卑下者也富者得乎氣之豐潤者也貧者得乎氣之枯瘠者也壽者得乎氣之悠長者也夭者得乎氣之短速者也其間又有等級之不齊者隨其所得之氣有多寡也是故貴者不可使之賤貧者不可使之富壽者不可奪之夭固有始出奴隸而終受侯封生飫粱肉而沒無飯含出入鋒刃而老死衾帷者豈其智力所能及哉故孔子稱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至論富則曰富若可求雖執鞭之役吾亦為之由是觀之豈非命歟古之君子知其然是故為其分之當為而不以利害死生易其節不失其心無愧於人不求福而福在其中故其生則無愧於為人而身有餘榮沒則無愧於為神而子孫蒙其福後之君子其明乎此者蓋鮮矣是故於其分之當為者漫不知省而於利害死生之際則巧為趨避無所不騁其私徒違其心而傷於物終亦必及其身而後已故其生有餘恥而沒

有餘殃甚可歎也余嘗與友人楊文忠論而悲之文忠始由縣學生升太學上舍嘗入試文淵閣其文冠多士及出為永福丞以廉能有聲譽復還鄉里橐橐蕭然居憂三載力耕以自給未嘗妄求於人豈非可謂知命君子歟今其服闋往覲京師將復有職任之寄余欲其毋變於初志益務其當為也故以所嘗為議論之言作原命一篇以贈其行亦因以自勗焉洪武二十有二年九月乙巳著

明文衡卷十六